

WAIJIA JIWEN

外家纪闻

—— 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

QIGONG XIANSHENG WAIZUJIA DE SHI

允丽 著



文物出版社

外家纪闻



——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

允丽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孙霞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家纪闻：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 / 允丽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2. 7

ISBN 978 - 7 - 5010 - 3505 - 2

I. ①外… II. ①允… III. ①启功 (1912 ~ 2005) -
家族 - 史料 IV. ①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9155 号

外 家 纪 闻

——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

允丽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编：100007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10 × 1000 1/16 印张：21 插页：1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505 - 2 定价：39. 80 元

外家纪闻

“外家不是指自己的家，是母亲的娘家，我们有同一个外家——香饵胡同的姥姥家；‘纪’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闻’就是听到的。以你的语气写，把我说的，姥姥家的人讲的写进去。史料记载的你去查，趁着我还在，可以帮你分析……”

——启功

目 录

- 第一章 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启功 / 1
- 第二章 阿鲁特家谱 / 15
- 第三章 谨慎堂主——景辉 / 21
- 第四章 还是留点儿德吧！——赛尚阿 / 31
- 第五章 长门长子——崇绪 / 75
- 第六章 为国捐躯的忠勇烈士——崇熙 / 81
- 第七章 满门忠烈的旗人状元——崇绮 / 91
- 第八章 天涯孤魂的琼州道员——崇綯 / 145
- 第九章 历尽荣衰的驻藏帮办——崇纲 / 155
- 第十章 阿鲁特家的姑奶奶们 / 199
- 第十一章 侍母尽孝的巴克唐阿及后代子孙 / 287
- 附 清朝最后一位护军统领——毓逖 / 301
- 附 崇纲所藏书札 / 311
- 参考书目 / 321
- 后 记 / 325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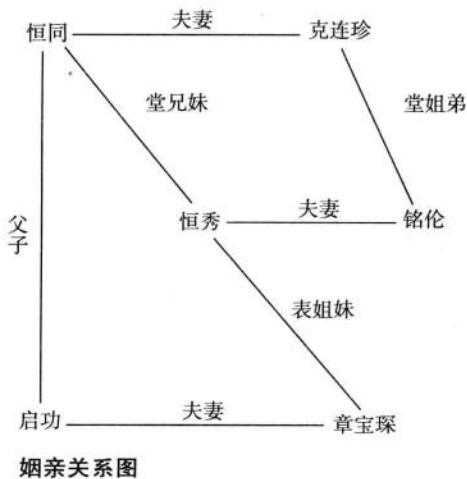
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

——启功

启功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多次讲，要写三本书，一本是写关于他自己的；一本是要写他的家族的；一本是要写外祖家系的。由于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他只完成了《启功口述历史》，而另外两本书最终没有提笔。对于他的祖系和外祖系，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只有一些简要的叙述。我因为工作环境的缘故，经常会接触到许多清代的档案，启功先生希望我能够留心查找一些关于外家的史料。但由于当时都是纸质档案，查找起来漫无边际，我只是把在做自己的专业课题时碰到一些有关材料，拿去给他看。对于写作本书的原因，还要从头叙述。

一 复杂的姻亲关系

启功先生是我母亲的表哥，我叫他大舅。他的母亲克连珍是我母亲克铭华的叔伯姑姑，因自幼父母双亡，便由她的叔叔——我母亲的祖父克诚抚养成人，因此她与叔叔一家感情极深。克诚在教私塾时，做主把自己的侄女克连珍嫁给了学生恒同，生下了启功。多年后，由克连珍做媒把恒同未出五服的本家妹妹恒秀介绍给了自己的堂弟铭伦，这就是我的外祖父母，启功称他们三舅和大姑。由恒秀的父亲毓逖做媒把恒秀的姨表姐章宝琛介绍给启功，成了启功相濡以沫的妻子，于是形成了这三层亲属关系。



毓逖的祖父载容与启功的高祖载崇是亲兄弟，是雍正五子和亲王弘昼的后代，因是恩封，世代降袭，毓逖（后附小传）在清末袭奉国将军爵位，曾在宫中做过护军统领，《我的前半生》中多有提及。启功的岳父家满姓章佳氏，是旗人大户，家道殷实，经营城里的油盐店，北京

的四九城都有他们家的门面。章宝琛的父亲排行第九，人们都称他“崇九爷”，与毓逖是连襟。崇九爷和毓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章宝琛生身母亲与恒秀的生身母亲是亲姐妹或者是堂姐妹，她们的娘家是朝阳门的宣家，是觉罗（启功语）。她们有一个弟弟叫觉罗·克图，还有一个堂弟也住香饵胡同，据说她们家祖上有一代是驸马爷。可惜这一对姐妹都寿命不长，分别留下几个儿女早早而去。毓逖与崇九爷后来分别续娶，亲戚来往渐疏，朋友之谊交往还很紧密。到了启功、章宝琛结婚，辈分有所错落，更不再有人提及这层亲属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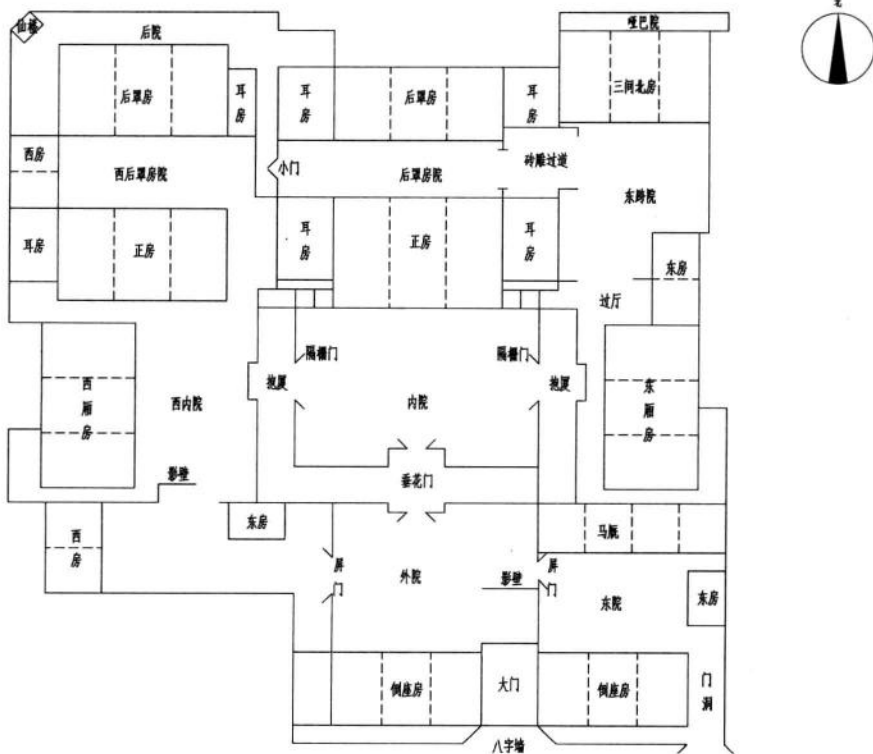
启功的文章曾多次提到介绍他认识齐白石的远房叔祖，也就是他的“月老儿”毓逖。毓逖是一位名士，喜欢结交三教九流的“江湖义气”之人，他做过清朝的官，冒险为李大钊出殡，还受朋友之邀做过国民党的区长，原则是绝不和日本人来往，也不做满洲国的官。清朝灭亡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族人中的地位相当高，启功一家遇到问题也找这位叔祖帮忙解决。2004年，在启功去世的前一年，一个表侄结婚，启功的身体状况已不能参加宴会了，只是坐着汽车到了现场，在车里与来参加婚礼的许多老亲戚见了面，握了手。在这以后的很多天，每次见到我都会问：“我六叔（毓逖六子恒恕）从青海回来啦！大妹妹（毓逖长孙女启元）也从山西回来了！我又看到了这么多老亲戚，不容易啊……”言语中充满了对亲情的思念。

三层复杂交错的亲属关系中，来往最密切的是香饵胡同的姥姥家，启功最亲近的是姥爷（克诚）以及与他年岁相仿的大舅（济伦）、大姨（克润伯）、二姨（克润芳）、三舅（铭伦），因此他说香饵胡同是我们共同的外家。克诚的原配去世早，留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称克连珍为“亲姐姐”。旗人的家里姑奶奶地位高，特别是家中的这种情况，很多事情要靠克连珍调解、做主、参与意见。据说当初她给恒秀保媒时，并没定好是自己的大弟弟还是小弟弟，只是看好了贤淑的恒秀，就给娘家弟弟定下了这门亲事，经合八字与小弟弟（铭伦）相合，恒秀的父亲毓逖也非常满意克连珍娘家的书香门第，于是铭伦与恒秀喜结连理。关于这三层复杂交错的亲属关系，启功先生曾评述道：当时北京城里就那么大，可以通婚的贵族就那么一些人，选择范围小。

二 我出生时的外家

我母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地教书，香饵胡同的娘家是她在北京唯一的家。我出生在1966年的冬月，三天后，母亲从东四产院将我抱回了外家——一个早已破落的清代贵族家庭。

这原本是一座老式北京四合院占地二亩二分，由东院、西院和正院组成。正院的大门是广亮大门，门外是八字墙，民国后改为如意门，解放后拆掉了八字墙。一进大门迎面是砖影壁墙，向左穿四扇屏门进入外院。外院有临街三间倒座南房，东面一间是门房，看门人居住，西面两间家里叫南书房。二门是分隔外院和正房院的一座殿一卷式标准垂花门，门左右是“看面墙”（分隔内外宅的一道主要隔墙）。二门内是油漆彩绘的抄手游廊。中间正房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称为“三正两耳”，



香饵老宅平面图



2001年拆迁时的香饵胡同老宅

院中海漫地砖。西游廊正中有四扇小隔栅门，通往西院。东游廊也有四面小隔栅门，隔栅门外（东面）有一“抱厦”（游廊接建出来的小房子），穿过“抱厦”是厨房院，院内有三间东房做厨房。游廊东北角有一过厅通往东跨院，内有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北房后身（北面）还有一个小哑巴院。跨院西侧有“过道”，进入后罩房院。从东往西经过三正两耳的后罩房，到达西院的院墙外，过一小门转到西院的后院，院中有一座一楼一底的两层小楼，叫仙楼。据说是给大仙居住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大仙，谁也说不清楚，院中还有一颗老榆树。

西院也是三进院，外院是两间西房，一间东房和一间过道。第二道院子是三正一耳的正房，还有西厢房三间。沿正房东侧进入西院的后罩房院，后罩房也是三正一耳，西房两间。绕着后罩房，还有一个转着弯的后院，但得从正房院才能进入。

东院是马厩，三间半倒座南房，半间是门洞，另外三间是马夫住所。北房四间养马，还有一间东房。解放时，家中把东院卖了。1958年，响应政府号召，把家中富裕的房子，正院的南房、后罩房连同整个西院，由政府统一经营出租，每月可从房管局领到租金的一部分，直到1966年文革，被收归国有，不再给租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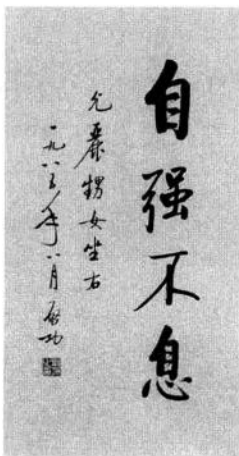
在我出生的半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9月5、6、7日，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红卫兵和街道的红卫兵联合行动，把家里彻底的除了“四旧”，经过三天的抄家，除砸坏、烧毁的东西外，还拉走三辆解放牌卡车的东西，没有任何登记。到我出生时，一切变得非常破败，就连房脊上的走兽也作为“四旧”给除掉了。家中的房屋全部归

国家所有，住房重新分配，能挤在一起的便挤在了一起住，腾出的房间给谁？是给红卫兵？街道？房管局？家里人都不清楚。空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有人搬进来，空房占满了，又在院子里盖起了新房，整齐的院落变成了大杂院。当时家中有我的老祖（母亲的奶奶吴畅原）、大姥爷（母亲的伯父济伦）、姑爷（母亲的二姑克润芳）、姥爷（铭伦）、姥姥（恒秀）和两个舅舅（瑛谷、瑛禄），他们只知道害怕，与街坊邻里交往很少，可以说这种恐惧心理影响了他们的后半生。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姥姥家的院子很大，有很多人家，后来还建起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厨房。家中的住房只剩下东跨院三间，姥姥、姥爷住一间，两个舅舅住一间，老祖和姑爷住一间，大姥爷住在后罩房的西耳房。后来大舅舅瑛谷结婚都没有房子，不知跑了多少趟房管局，才开恩给了胡同对面院子里的一间漏雨的小南屋。房子归了别人，自己落得无处安身，很是悲惨。我母亲讲，家中几位老人的故去，都与抄家、占房后心情抑郁有关。

三 大舅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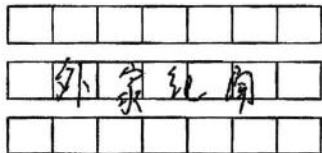
我儿时，大舅常来给他的姥姥（我的老祖吴畅原）和二姨（我的姑爷克润芳）送生活费，母亲每次从外地回来总会去小乘巷看望他们老夫妇。大舅特别喜欢孩子，我小时候患病，他到处去寻医问药，每次见到我，都要问这事。上高中时一次暑假，母亲带我去看大舅，那时他已搬到了北师大，我问他小乘巷养的兔子去哪里了？他还惦记着我的病，问好了没有，学习怎样？当他听说我学习非常用功时，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还他给我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这也成为我的座右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得到他的呵护，从学习、工作到做人，他处处关心我、帮助我。对我来讲，他和我自己的亲舅舅一样，小时候是给我压岁钱、买好吃的长辈，等我长大了，他已是需要照顾的老人了。



我的座右铭

在大舅的晚年，由于身体患病，经常住院。在2004年10月中旬，大舅又一次住进了北大医院，左腿不能动且疼痛，人不能碰，他总让往高处垫腿，病房朝西，能看到白塔寺，他说让把腿垫高些，挂到白塔上。他的情绪很不好，询问起很多老朋友，他说有一个姓李的老朋友，去西藏以前来看过他，五、六年了也不联系，他想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位李先生当时已经故去四、五年了，只是没有告诉他。还问我：“楚图南还活着吗？他是我的老朋友，也听不到他的信儿了。”我知道楚早已去世，只是大舅此时身体不好，不愿意告诉他，就回答：“不知道谁叫楚图南。”他非常疑惑地瞧着我：“你连楚图南都不知道？唉！算了，你就更找不到电话了！”“找不着。”他摇了摇头，我估计他肯定明白了，因为他的心里像明镜一样，没有什么能骗得了他。虽然这一次入院是因腿痛（血栓），但他也许预感到来日无多了，一向乐观的他，讲了很多平常不讲的话。“我真快不行了，有些话得跟你讲，就是关于咱们姥姥家的事，如果我把这些带走了，后人就不会知道了，唉！我总想写出来，看样子不行了。你一定把它记下，将来也许有用……”一天下午，我在医院陪他输液，他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讲了两个多小时，可惜的是没有带录音机。第二天早晨从医院回家，我大致地记录了一下。

过了几天，大舅出院了。10月29日，我去家里看他，又谈起外家的事，我说要不就写一本书。他一听高兴极了，两眼熠熠生光，好像看到了希望，“太好了！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叫《外家纪闻》。”说完拿签字笔在稿纸上写了下书名。“等我好点儿了，写一个正式的。”随后他就一板一眼的对书中的内容、思想做了详细的交代：“‘外家’不是指他自己的家，而是母亲的娘家，我们有同一个外家——香饵胡同的姥姥家；‘纪’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闻’就是听到的。以你的语气写，把我说的，姥姥家人讲的写进去。史料记载的你去查，趁着我还在，可以帮你分析。你要一个人物、一段事的去写，写他们的生死、荣衰，写他们的思想……”我当时就明白了，其实对于这本书他早已打好了腹稿。我说，不知能否写好这本书？他还晃着头说：“没关系，我一时还死不了，你去查，我来。”至今我还能想起他当时的眼神——



启功亲笔

是鼓励、是期待。这以后我在业余时间查了一些史料，拿给他看，分析，讨论。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仅两多个月，2005年的1月底又一次住进了北大医院，此时他已经吃不进东西了，由于肠道菌群的失调不停的腹泻，几乎把肠子里的东西全都拉出来了，身体已极度虚弱，精神状态也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他会突然叫我，让我背《千字文》，我说：“不会。”他就自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大声背几句，就没气力了。过了两天，稍好一点了，他突然告诉我：“今天小谢（谢辰生，他的朋友）要来，拿两张画来，咱们看看是真是假。”过了有两个小时，他还提此事，我知道这是他的想像，肯定是又想看画了。他总想吃冰棍儿，可大夫不让给，他腹泻刚好一点，我也不敢给他买，他很生气，就要吃冰棍。直到中午赵先生（赵仁珪，他的学生）来，下决心说：“去给他买根儿吧，反正都这样了！”我赶紧到楼下，寒冬腊月，小铺里冰棍品种很少，买了一根那里最好的冰激凌，回到病房，他问我：“多少钱啊？”我说：“两块六。”“两块六，我都吃不上！你也不听我的了！”他真的很失望。至今想起此事，都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人都快不行了，想吃根冰棍儿都得不到满足！



大鱼缸

又过了两三天，腹泻完全止住了，他开始有了点精神。每天说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他二姨（克润芳）抱着不到一岁的我母亲（克铭华），站在家中的一个大鱼缸旁边玩耍，我的母亲穿着一条连脚裤，二姨问他，有没有大人穿连脚裤的？多少年以后，他看到有一本国外的杂志上有很多大人都穿连脚裤，但是二姨早已经看不到了。他问保姆小高会不会做连

脚裤。总之，“连脚裤”的事成了他那时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

身体又恢复了一些，他在医院呆不住了，想出院。一来医院限制多，他是个喜欢自由的人；二来医院没有书，他离不开书；三来要过年了，他想回家过年。特别是这次病重还上了“鼻饲”，很受罪，用他的

话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是全聚德的烂鸭子肉了”。腊月二十六日，我跟他讲，明天是周六，但因过年倒休，还得上班，上午打扫卫生、封门，下午有一个安全会，我下了班再来，景荣（他的内侄女）大姐安排好班了，别人来值。他告诉我，明天他要出院了，这儿太难受了。我说您肯定出不去，他说你不信瞧着。终于经过他一夜不懈地折腾，腊月二十七日回到了家中。让景怀哥（他的内侄）给我打电话说他出来了，让我别去医院了。傍晚见到他时，没有了以前每次从医院溜出来的得意，他还在输液，我说：“终于出来了？”“唉！出来了也不舒服！”停了一会儿，见给他输液的大夫出去了，偷着问我：“大夫给的这些药可靠吗？”我看了看吊瓶告诉他，“医生没给您输药，您输的是冯先生（冯其庸，他的朋友）给您推荐的营养液，您瞧是白的，您不吃东西，又拉了那么多，没营养，再不输进点儿去哪行啊？”以后的三天，我每天去看他，据说他都很配合地输了液，显然冯先生远比大夫更让他信任。

到了大年初一的下午四点半多，我和我爱人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和学校的一位老师说话。景怀哥说中午大舅竟然吃了六个小饺子，他已经很多天没吃过东西了，能吃这么多，很是替他高兴。过了几分钟那位老师走了。又过了一会儿，我站在他门口往里张望，他问：“谁啊？”我走到他床边，我爱人也随后跟了过来，老人眼睛看不清，问我：“那是谁啊？”听到是我爱人时，两人互相寒暄，他伸出手，一边拉着我爱人手一边开玩笑，问孩子去哪里了？还讲他吃了六个饺子等等，声音清晰，非常正常，毫无异样。我们夸他真棒！还说，过了年就过了关，肯定身体就好了！他拉着我爱人手一直不肯放，我怕他累神，就把他们的手分开，对大舅说，“您累了，睡会儿吧！”“那你们随便坐！”老人有个习惯，如果不想让你在他屋里，会说“我这里空气不好，您外屋请！”如果他想让你陪着他，会说：“随便坐。”但我想下午一直来人，他没得好好休息，就说：“您闭上眼睡会儿吧！我们去外屋坐。”他很顺从地闭上了眼睛。我们在外屋说了几句话，也就是三四分钟的工夫，忽然听到，他在屋里喊我的名字，声音很大。我急忙进屋，特护小张在他的床头回头对我说：“叫你呢。”我赶紧上前，小张退到了床尾。大舅睁着一只眼睛看我，样子有点怪。

我问：“您喝水？”

他没理我的话，说：“我问你件事儿？”声音很含混，眼神发愣。

“是，我在！您说吧！”我还有点儿玩笑的语气。

“香饵胡同住着谁呢？”

“我妈，我两个舅舅。”我大声回答。

“那我二姨呢？”

“您二姨？没了都快三十年了（1977年去世）。”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我怎么不知道。”他大吃一惊，两只眼睛睁得很大，眼光失去了以往的明澈，很浑浊，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受到了很大刺激。

“您怎么不知道，您还去了呢！”我觉得他很奇怪，前几天在医院有时糊涂，但没到这种程度，二姨没了，他竟然都忘了。一种恐惧感袭上了我的心头，看他着急了，赶紧解释。

“她是怎么没的？”

“她不是有肺气肿吗？一口痰没上来就不行了。”

他又急急地问：“那我姥姥呢？我姥姥又去哪儿了？”

“您姥姥没了也快三十年了（1982年去世），没的时候，您不是都去了嘛。”我也有点儿着急。

“我都不记得了，她是怎么没的？”他的表情特别迷茫、无助，与刚才还在开玩笑的他判若两人，好像在努力地想着什么？语气缓和了一些，失望地问。

“中午吃完饭就睡了，等到吃晚饭时叫她，就睡过去了。她俩都很快，没受罪！”他嘴角咧了咧，好像是笑了，是一种很是欣慰的表情。以往提到我的老祖（他的姥姥）去世的事，他都感叹姥姥是有福之人，没有痛苦，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

他闭上了眼睛慢慢地说：“我大舅舅没有，我就想起来了。”停了一下又说：“我怎么觉着人生像做梦一样！”声音虽然慢，但很清晰。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样感叹人生，也不象他平时的说话方式。

这时的他有些喘粗气，停了一会儿，又问：“屋里的那些画儿，还在吗？”“在呢！那不是抄家以后，又还回来了吗？您不都瞧过了吗？”

他好像并没听我的回答，睁开了眼睛，目光是散的，好像什么也没

看，喘着气说：“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那声音充满了感伤，我从来没听到过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又闭上了眼睛，喘了几口气，微微地睁开，“我看见二姨（克润芳）抱着华（我的母亲克铭华）站在鱼缸边，那连脚裤的小花布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他重复着“真好看”声音变小了，继而想起了很响的鼾声，但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手还在空中慢慢地划着。我把他的手放进被里，手并不凉。此时是黄昏时分，屋外刮着风，屋里没有开灯，但感觉并不安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出了一头冷汗。看着他不再说话，睡着了。我才走到床脚，问特护小张和保姆小高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他俩都认为很正常，说你看不是睡着了吗？他俩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脸色苍白，出了一头汗？小高还安慰我说：“没事，我们看着呢，我原来照顾的老太太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我心里还是不安，但看大舅在很响地拉着鼾声睡着了，感觉自己好像是有点大惊小怪了。

到了外屋，把刚才的话与大家讲，都认为有些可疑，平时不这样讲话。景怀哥赶紧去看了看，还在酣睡。一会儿景恩大哥和大嫂来了，大家相互拜年、寒暄。我和我爱人告辞出来，出门的时间是五点一刻，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有些惴惴不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感觉。

晚上八点多，景怀哥来电话说，我们走后大舅一直昏睡，后来怎么也叫不醒，让我们赶紧到北大医院，已叫了救护车，马上拉到那里。我和我爱人赶到北大医院时，救护车已经来了，走廊里有很多人，我见到大舅躺在医院的推床上，与我走时一样，仍然在睡着，就是叫不醒了。经医院诊断是“脑梗塞”，大舅住进了ICU病房，大家只能每周定时去探望他几分钟，后稍好一些就回到普通病房，没几天又不行了，又回到ICU病房，如此折腾了两回。但他一直没有开过口，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和蔼可亲的话语。

2005年6月28日晚，景怀哥打来电话说大舅不太好，我赶到北大医院时，景荣大姐讲因突然心衰，医生已经报了病危。从ICU的旁边门进去，看到大舅闭着眼睛，嘴张着，很干。用棉签沾水，在他的唇边和舌头上擦了擦，以往他还有时会呃一呃，这次没有任何反应。医生做了处理后，说今天晚上没有问题，但大家确实感到情况不好。

2005年6月29日早晨七点，我从ICU的旁门进去看了看他，和昨